

# 怀念妈妈

燕南 2021.9.30

妈妈是前年11月23日去世的。在她的不能自理的最后的日子里，虽然在自己家里，在自己结婚的床上，在弟弟和妹妹的亲自照料下，妈妈的日子还是很辛苦的。那天早上，我从网络摄像头看到弟弟捧着一堆番薯叶来到妈妈房间，跟妈妈说，这是四楼的菜，我来你房间边摘边陪你。妈妈没有应声。八小时以后--当天晚上9点15分，妈妈就永远地离开我们了。



下面这张照片是妈妈去世前两天的夜间11点过。弟弟铺地铺躺在妈妈房间的地板上。手机的亮光说明他还没睡。



怀念妈妈，是因为她最疼爱子女。1949年爸爸去世后，厦门驻军的师赵参谋长曾建议她随军，条件是弟弟跟她，但我留老家。但她不愿意八岁的我失去爸爸后还失去妈妈，就没有随军了。没有随军的她回到石码到米店卖米，到街道当文书，到税务局上班。是遇到很多好人，但也被不少人白眼。我记得一天晚间带弟弟到税务局看人打乒乓球时，听见书记在问：他们是谁的孩子？答复是“临时工某某某”。从此，我不曾忘记我是“临时工”的儿子。

小时候，妈妈忙于当临时工，几乎不曾带我们玩。但我至少记得她抱过我二次。第一次是在外婆家，我在天井里方便，突然听到大人们出门的声响。我连忙提着裤子赶出来，但大人们都走了。我跳了两跳，手够不着上门栓。正在着急中（我倒没哭），门栓开了，妈妈冲了进来，一把抱起我。原来，她们一出门，妈妈就发现没有我，就急忙回来救我。第二次是在石码街的圆圈处，我在街上玩，正好碰到妈妈。她也紧紧地抱起我。看到街旁有一个卖番薯的担子，妈妈就买了一小碗番薯给我。可甜呢！

都说失去了才知道珍惜。但我们是一直珍惜爸爸妈妈的。文革开始，我曾跟弟弟商量：如果有一天发现爸爸没死，回来了，你会接受他吗？我果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

下面是2020年清明节，楚威（弟弟的儿子）摄于妈妈墓前的照片。

